

烈火英雄也寻常

明前茶

张伟驾驶的1号消防车刚在小学校园里停下，他的三个老朋友，小虎、小宏和小亮就从一大群欢呼惊叹的小学生里蹿出来，猴在了他身上，张伟露出了长兄对幼弟的那种微笑，挨个揉搓他们圆溜溜的脑袋，对我说：“上次消防宣传进校园，这三个小家伙就是活跃分子，提问千奇百怪，上车啥都要摸，临别都要哭了，就盼着我们能再来。”

的确，在孩子们眼中，消防员就是和平年代的英雄。张伟特别符合他们眼中的英雄形象：身胚壮实，寸头短到能见头皮，皮肤黝黑，牙齿和眼睛闪闪发亮，对任何难以完成的任务都大声答“是”；表演爬墙时如壁虎一样灵活，眨眼功夫就在五楼窗口腾跃入室；能顺着云梯的臂展跑动救人，要知道，那可是在80米或100米的高空，抬手可摸到云朵，平常人，光是站在云梯上，也会头晕胆战的吧；他们还能用液压扩张器把车祸中挤压变形的车门拆下，把伤员抬出；还能在湍急的河心救人——在张伟播放的视频上，孩子们看到消防员拿着类似手枪的器具向岸边射击，只听砰地一声，绳索一端就能固定在岸边，另一端系于消防员腰上，消防员就象蛟龙一样入水了，象007一般帅；摸到落水者，在夹抱着他往岸边游之前，消防员快速给落水者系上氮气救生腰带，张伟解释说，千万别小看这根橙色腰带，腰带一端有个小小的金属氮气瓶，能瞬间将氮气充满腰带。腰带体积小浮力大，足以让胖子也浮上水面，不象一般的救生衣，很容易被河里的急流冲走。

小男孩们抢着与张伟合影，还说长大后也要做消防员。张伟只是微笑，他后来对我说，要是孩子们再看一下我们平时是怎样训练的，估计有些人要打退堂鼓。

光是穿个消防战斗服，恐怕很多人就受不了，从头到脚结束好，规定时间是20秒，在火场，时间就是生命，从接警到第一辆消防车出发，时间只有45秒，穿衣稍慢，还没等上车，消防车就已经开走了。平时，消防员们每天还要负重跑3000米。张伟向我展示了自己的装备：头盔1公斤，腰带、腰斧、救命绳、安全钩共3公斤，战斗服、战斗靴共3.5公斤，呼吸器11公斤，防爆电筒1.5公斤，总计20公斤。如果进火场，战斗服里要加内胆，呼吸器里要灌氧气，那么负重至少要50斤。

11月，天挺凉，张伟跑完圈汗气蒸腾，脱下头盔，头发茬上的汗珠亮晶晶；要是七八月份，跑完圈整个人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靴子里都倒得出汗水，非得这样累不行吗？非得！大热天救火，火场前沿，水枪喷出的水雾温度都近100℃，没有极好的体能支撑，恐怕不是你去救人，而是战友要分神来救你了。

生平头次出警，就是一次考验，在惊心动魄的救火中，张伟的面部汗毛和眉毛都几乎燎没了。那一刻他终于懂得了教官所说的：“一旦到了火场上，你们就会怨我平时为啥不对你们再严些。”从火场一回来，张伟就开始写遗嘱，以后每年改写出一份新遗嘱，他18岁入伍，至今5年，就写了5份遗嘱，他经历过遗嘱越写越长的过程，如今，遗嘱越写越短，“近两年的遗嘱改动都很小，我的一个战友说，哥，你终于成熟了。”

张伟说着他如何时刻准备着向死而生时，格外心平气和。他让我见识了勇气并非只是激情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宁静，如此，就算去了危险的漩涡也能泰然自若、岿然不动。



春水
张健
摄

弹吉他的歌女

史良高

汽车上了轮渡，司机便打开车门让乘客下去活动活动。我没有下车，懒懒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一本杂志就罩在脸上。

一阵悠扬的吉他声倏然在车厢内响起。一个怀抱吉他的歌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上来。拨动了一曲前奏便开始说：“各位老板，各位小姐，我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人，儿子身患癌症，自己下岗在家，丈夫抛妻别子和洗头妹不知流落何方，但愿我的歌声能够为各位旅途带来愉快。祝老板发财！祝小姐走运！祝每一个家庭平安幸福！”接着就拨动吉他唱了一曲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》。歌唱得不是很好，但也不是很坏。一曲终了，车上的旅客纷纷解囊，不知是被歌声打动了呢，还是同情女人的悲怆命运。女人来到我的身边时我掏出钱包，找了半天也没零钱，就顺手将一张10元丢进她的太阳帽。她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此刻，我分明看到了她眼角的泪光。

仍然还是这个轮渡，还是坐车，我又一次见到歌女，她的衣着明显比上回光鲜了许多，脸色红润，走路的姿势也有了几分优雅。上了车，她旁若无人地先向全体乘客款款地鞠上一躬，然后述说着与上次同样的话语。儿子依然身患绝症，丈夫却是在车祸中丧生，自己下岗多年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望各位先生少买一朵玫瑰，各位女士少嗑一包瓜子，伸出希望之手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说得声泪俱下，唱得声泪俱下，满车乘客纷纷解囊。她走到我的面前，我报之以同情的纸币。我以为她还认识我，谁知她熟视无睹，匆匆下车，走向了另一辆大巴。

长江南岸的那座城市里有我的姐姐、妹妹，

有我的叔叔、舅舅、姨娘，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并工作了几年，这条路线几乎每年我要跑它三五趟。2006年夏末的一个高温难耐的日子，我的一个年轻的亲戚由于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，匆匆地走了。离开殡仪馆时我的心情有着难以言说的沮丧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弹着吉他的歌女，她是从那座城市的远郊一个叫涓桥的地方上的车。我发现，她手中的吉他已经变成了一只蛇皮袋，衣衫是那样的褴褛，神色是那样的黯淡，黯淡得和我的心情有些差不多。她走上车时，售票员就要她买票，她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，也不愿下车。直到车子开出好远，她才操起沙哑的歌喉，唱的是一曲悲悲切切的歌曲，很伤心的那种，唱了一半就没有唱下去。接着，一只黝黑的手带着沮丧与尴尬伸到了一个个乘客的面前。许多乘客不理不睬，好像他们已非常熟稔。她来到我的面前，隐侧之心还是让我掏出了两个钢蹦。最后她把所有的钢蹦递给了售票员，售票员说了声：“算我倒霉！”显然，不够一张车票钱。歌女没有抵达终点，她在轮渡口下了车。她走后，售票员道出原委：她本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女人，长相也好，由于整日整夜地泡在麻将桌上赌博，被单位除名，儿子在读中学，丈夫仍然健在。她想博得乘客的同情便不顾一切地编造谎言诅咒家人，而卖唱所得又全部上了牌桌。丈夫知道后和她打了一架，将她的吉他摔进江里。如今婚也离了，家也散了，一个人四处漂泊。想想，怪可怜的。

听完售票员的这番述说，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：一个欺骗生活的人，最终必然要被生活所抛弃！这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句话在那个歌女身上已经得到了印证。

穿红裙的姑娘

周竹琴

车子行驶在狭窄的巷弄里，惊蛰天气，气温稍暖，坐在车里，开着窗户才觉舒适。抬眼，望见一袭红裙，艳艳然近前来，是位身材窈窕的女子，纤细的脚，白皙、紧致的皮肤。我不知以女子称呼她是否合适，因为她看起来年龄很小，身材似乎还未长开，象一株秀气挺拔的小白杨，她的肩膀还不能饱满地撑起一字肩的红裙，大片雪白的肌肤露在外面，莹灿灿地晃人眼。我在心里感慨她的不怕冷，外面虽不十分寒冷，但穿裙子还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是这款露腿露肩的。她可能发觉有人看她，便转过面庞，精致的五官闪过慌乱的眼神，脚步也斜了。

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她眼神为何会那么慌乱？穿得如此的美，走在春日里，是风景，这

样的女孩走在街上哪个不是高傲的眼神？她描着眉，涂着红唇，握着手包，如果她再成熟一点，或许会款步而行，顾盼生姿，眉目亦能传情。可是，她还那么小，小得像一株小白杨，是硬生生的稚嫩，却又抹着那么红的唇，是去约会吗？在小城，这样的年纪也是可以的。她的情郎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看见自己的女友穿这样，是心疼地替她披上自己的外衣，还是在哥们面前肆无忌惮地搂着她的香肩？陌生的姑娘，我在心里祝福你不是去赴一场离殇。

红裙姑娘，你后来过得怎么样？如果可以，下次可否把香肩深深珍藏？这世间美丽的东西总是惹人垂涎，在美丽还脆如蛋壳的时候，请不要过早绽放，人生一路艰险，美丽不足为凭。